



6.637

湖北戏曲丛书

第三辑

楚剧 三世仇 双教子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湖北戏曲丛书

第三辑

湖北人民出版社编印、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黄冈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.625 印张 53,000 字
1980 年 10 月第 1 版 198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—3,400

统一书号：10106·843 定价：0.2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辑包括两个楚剧剧本。

一、《三世仇》：恶霸地主王龙翔残酷迫害贫农王老五一家三代人，王老五及其儿子、孙女都惨死于王龙翔之手，直到全国解放，打倒了王龙翔，才报了这冤仇。此剧原系根据同名歌剧改编，但以楚剧形式上演以来，效果突出，极受观众欢迎，故事情节和某些唱段早已脍炙人口。

二、《双教子》：剧本通过两家孩子的母亲对捡集体麦子所持的不同态度，说明了家长对于女的思想影响和教育子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。

目 录

- 三世仇(楚剧).....根据武汉同名歌剧
戴昌厚、周行之、陈洪忠改编 (1)
- 双教子(楚剧).....孝感县创作组编剧
湖北省戏曲学校专业教研组整理 (60)
-

三 世 仇

(楚剧)

根据虞棘同名歌剧
戴品岸、周行之、陈洪忠改编

时间：

第一场至第六场——一九四五年秋天到冬天。

第七场至第九场——一九四九年五月。

地点：湖北某农村。

人物：

虎儿妈(四十岁左右，王老五的儿媳)

虎 儿(十五、六岁，王老五的孙儿)

王老五(六十多岁，贫苦农民)

小 兰(十二、三岁，王老五的孙女)

王大爷(六十岁，祠堂看门老人)

幺 婆(五十多岁，农民)

大 刚(三十岁，农民)

农民群众若干人

解放军战士若干人

王龙翔(五十多岁，恶霸地主，联保主任)

王 九(三十多岁，王龙翔的侄儿)

三奶奶(三十多岁，王龙翔的弟媳)

张德亨(三十七、八岁，人口贩子)

伪警长(四十岁)

伪警甲、乙

绅士甲、乙

保丁若干人

护兵

(以上所注年龄均为第一场至第六场年龄)

第 一 场

人物：

王九、三奶奶、王龙翔、保丁。

(前奏曲。

(大幕徐徐升起。幕后有鞭炮声、锣鼓声。

(在王龙翔家的一间精致的小客厅里，寂静无人，灯光比较暗淡。

(稍顷，王九愁容满面，象个泄了气的皮球，颓丧、狼狈地上，窥视窗外，随后“砰”的一声，把房门关上。

王 九：(自言自语)什么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，还有什么“打倒汉奸卖国贼”……唉！(唱)

实指望日本皇军，
武运长久，百战百胜，
谁知道一败涂地跑都跑不赢！
自从那接收大员到县城，
叔太爷钻路子，跑衙门，
送包袱，攀交情，日日夜夜忙不停。
愿菩萨把祖宗来保佑，
保佑我老少一家人。

再不求发富发贵，
再不求多子多孙；
能平安无事就算走运，
只求大祸不临门，不临门。

二叔怎么还不回来？

〔王九准备开窗看看。窗外人声又起，这时，惊动了房里的三奶奶，满肚皮不高兴地上，王九殷勤地迎拢去。〕

王 九：你老人家起来了？日本皇军走了，外头又在过军队，那些穷小子吵吵闹闹的，该把你骂的“复觉”吵醒了没？

三奶奶：（长叹一声）哼，还睡“复觉”！这些时心里烦死了，没有哪一天睡好了的，光做梦。一时梦到日本皇军回来了，一时又梦我们那个老鬼和你都被抓去枪毙了，吓得人直冒冷汗。

王 九：老家伙这一阵，天天在外头跑，不晓得有没有点把希望？

三奶奶：唉！钱用了一大堆，事情还不晓得么样下地。

王 九：这真是“蒋干过江”难办啊！万一……

〔王龙翔在幕内大声呼喊：“九爷，九爷……”〕

〔王九心惊，忙与三奶奶分开。〕

王 九：（轻声）老家伙回来了……

〔王九忙向三奶奶示意，自己要去迎接；三奶奶也向王九示意自己要去梳头。〕

〔三奶奶匆匆忙下，二保丁扛着“联保办事处”的牌子上。〕

王九一见，招呼挂好。王龙翔随后兴冲冲地进屋，挥手二保丁下。

王龙翔：九爷，你快去准备鞭炮、香纸、蜡烛、三牲祭礼！

王 九：是是是！我马上去办……（欲行）

王龙翔：呃，你三婶娘呢？

王 九：她老人家向来足不出户，自然是在上房。

王龙翔：你先去请她出来。

王 九：是，有请三婶娘！

三奶奶：（装模作样，缓缓上。念）婿居在王门，一身素衣裙。

啊，二伯伯回来了！

王龙翔：三弟妹请坐。九爷，我刚才吩咐你的事你快去办吧！

王 九：是是是！（下）

三奶奶：（见身旁无人，便故作媚态）有什么好消息？

王龙翔：（指牌子）你看！

三奶奶：（念牌子上的字）联保办事处。……啊！二哥你升了官？

你真有板眼！

王龙翔：这是托祖宗的荫福！（唱）

自从县里来接管，
我日夜心中总不安，
昨天去城里把消息打探，
魏县长原来就是魏少川。

三奶奶：魏少川？这个名字好熟啊！

王龙翔：你忘记了？想当年老三在徐市长手下当处长的时候，

魏少川在老三部下做过科长，后来……

三奶奶：哦，我记起来了！他还是老三一手提拔起来的。想

不到如今当上了县长，反成了我们的顶头上司。

王龙翔：是呀！（接唱）

我得讯就去把他拜见，
他满口答应替我周旋，

上上下下由他去打点，
任凭他风浪起我稳坐钓鱼船；
他说我当保长是曲线救国忠心赤胆，
又说我是中央授意的地下人员；
还说我对党国有贡献，
按法令非但无罪还加了官。

三奶奶：哎呀，这才好咧！二哥，我跟你道喜。

王龙翔：水涨船高，大家之喜。

三奶奶：大家之喜？唉，你就是身穿大红，腰横玉带，那个
风冠霞帔，总没得我的份！

王龙翔：嘿，你这一套又来了。

三奶奶：不是我发牢骚。以前你当保长，这个屋里不是你出，
就是我进。现在要改成联保主任办事处，出出进进的人，
那不还要多些！你看，人多眼杂，该几不方便？我总要
划一头吵！

王龙翔：这好办！明天我找个清静的地方，替你修一座别墅
好了。

三奶奶：哼！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晓得你几时才能办到？

王龙翔：说办就办。来来来，（指窗外）这周围四转，你看哪个
地方好？

三奶奶：真的？

（三奶奶凭窗眺望屋外的地，望了一会儿，用手向远处一指。）

三奶奶：二哥，你来看！那几棵桃树长得真爱人！将来要在
那里盖一栋房子，又清静，又幽雅。你说怎么样？

王龙翔：好，好！（高喊）九爷，九爷……

王 九：（急上）二叔，你骂吩咐的事，都办了。还有什么吩咐？

王龙翔：嗯，以后这里就是联保办事处了，人来人往很不方便。你家三婶娘有心分居另过，也好闭门守节。我想这样也好，这个盖房子的事就交给你办。

三奶奶：（忘形地）你看，就在那里盖……

王九：（忙向三奶奶使眼色，转向王龙翔）你老人家是说，要在那边盖栋房子？

王龙翔：嗯！

王九：好！那地方风水真不错，要是盖栋房子，门前是花红果绿，门后是山清水秀。三婶娘真是有眼力！可惜……那桃树底下的一块地，不是你老人家的。

王龙翔：那一片地，我多年以前就买了的，怎么不是我的？

王九：回二叔的话：那一大片地，本来都是你老人家的。就是……那地头上长着几棵桃树的八分地，不是你老人家的。

王龙翔：是谁的？

王九：是王老五的。

王龙翔：（沉吟）王老五……（向王九）你早就该把它买过手来！

你看，那大一片田地，都是我的。偏偏夹一小块别人的地，把我的地脉都切断了，这象个什么话。

三奶奶：二伯伯，九爷老早就跟他们家里商量过了的，王老五那个老家伙，脾气倔得很，他不受商量，这不能怪九爷。

王九：他不卖地是小事，还说我们三年前为了谋夺他的两亩水田，串通日本翻译害死了他的儿子。他还在记仇呢！

王龙翔：他的儿子是日本人打死的，与我什么相干？他记我的什么仇？记仇！那叫他到国民政府去告我好了……我

看，你还是跟他好说，他大不了是想多卖几个钱。

王 九：是是是！要是……他执意不肯呢？

三奶奶：哼！问他还有几个儿子？！

王龙翔：（将一把斧头递给王九）你去看着急办吧！

王 九：（会意地）嗯，我马上去办！（下）

王龙翔：（对三奶奶）这该放了心吧！

三奶奶：嘻嘻……

（王龙翔与三奶奶浪笑、亮相。幕落。）

第 二 场

人物：

王老五、虎儿妈、虎儿、小兰、王九、幺婆、大刚、农民群众、
保丁、王龙翔、伪警甲、乙。

（王老五家的地头一角。稀稀疏疏地长着几棵桃树。舞台右侧露出茅舍一隅，是王老五的住屋。）

王老五：（内唱）黄叶飘零秋风紧，

（虎儿、虎儿妈、小兰拉犁，王老五掌犁耕地上。）

王老五：（接唱）一家三代把地耕。

小 兰：（同唱）爷爷累得筋骨断，

虎儿妈：（同唱）儿孙累得汗淋淋。

王老五：（同唱）儿孙累得汗淋淋。

（耕着，耕着。忽然，小兰支持不住，晕厥倒地。众停步，
拥至小兰身旁。）

王老五：小兰，小兰……

虎儿妈：小兰，小兰……

〔虎儿妈扶小兰躺在自己身上。〕

王老五：小兰……

虎儿：妹妹……

〔在众人呼叫声中，小兰渐醒。〕

虎儿：哎呀，妹妹醒过来了。

虎儿妈：小兰！

小兰：妈……

王老五：小兰，你怎么样了？

小兰：我，头一晕，就跌倒了……

虎儿妈：唉！她早上只吃了半碗清稀饭，是饿晕了的……

虎儿：妈，你骂也是有病的人，跟妹妹在旁边歇一会。让我跟爷爷两个人来犁吧！

虎儿妈：虎儿，你一个人怎么拉得动？我这两天好多了，用不着休息。

王老五：唉，说来道去，我们一家人今天弄成这个样，都是王龙翔害了的！

虎儿妈：（怕事，低声制止）爹，你老人家……

王老五：怕什么？他的靠山日本鬼子走了，这些汉奸卖国贼，迟早该他还我们的血债！

虎儿：迟早，迟早，到底是几时呀？

王老五：这……（一时语塞）快了，快了。唉，爷爷比你急得狠些呀！听说，县里的汉奸捉了好些，都关起来了哇！

虎儿：哦，那些家伙，该都是要杀的啵？

王老五：应该要杀，一个都不得留的！

虎儿：哎呀，那才好咧！

〔王九内喊：“老五，老五！”〕

虎儿：爷爷，有人在喊你！

王老五：是哪一个？

王九：（上）老五，你们一家人都在这里呀！该累倒了啵？

王老五：（冷冷地）还好。

王九：今年雨水稀缺，地不大好耕吧？

虎儿妈：九先生，没有牛，用人拉，真是拉不动啊！

王九：种田无牛客无本，那怎么行得？没有牛嚟，你们做声啵！我们叔太爷家里多的是牛，牵两匹来，帮天把忙，算个么事呢？真是现成的胡子，不消安须。

王老五：承你关心，我们都耕得差不多了，不打算麻烦你们了。

王九：这样说，就生疏了人咧！我们一笔难写两个“王”字，老一辈还不是在一个锅里吃饭。何必讲这些彼此？（故作惊讶）呀！你们这太耕浅了，象这样，麦子就是种下去了，那还不是长得象稀毛痢痢。唉，这也难怪你们，这老的老，小的小，病的病，三个人顶不到半个人，靠你们这些老弱残兵种庄稼……嘿，（长叹一声）莫怪我说直了，保险大田种成小田，小田种成草田，顶着碓臼玩狮子，累死了还不好看。

王老五：我们世代代都是庄稼人。不种庄稼……唉，要吃饭啵！

王九：一根草一颗露水，天下哪有饿死的人？不种田未必就不吃饭？事在人为，要想办法啵！

王老五：（自语）想办法……！

王九：弄几个钱做点生意，该几轻爽！

虎儿妈：九先生，慢说我们做不到生意，就是想做生意，哪来的本钱？

王 九：（肯定地）哎，你们有！（唱）

只怪你们脑筋太死把算盘打错，
踉倒犁盘不起脚；
四口人靠八分地能抵什么？
纵然说年成好又收得几多！
常言道千年田地八百主，
丢车抢炮是高着！
只要你生意兴隆走点把火，
到将来买田置地，想买儿多有几多！

虎儿妈：九先生！（唱）

你的好意虽不错，
怎奈我们只会做点庄稼活。
生意买卖我们不会做，

王 九：（唱）不会可以慢慢学。

王老五：我们不想发那些洋财，有碗稀饭喝就够了。

王 九：老五，你没有人手，想种地，那以后的难处还要多得很啦！——这样好不好：你把这八分地，交给我的叔太爷代种，没有吃的，找他老人家借个么一斗八升，那决不会有二话说。将来还得起就还；还不起……到时候再说。自己人，有什么事不好商量？

王老五：你们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我王老五活了六十多岁是个萝卜也凝泡了！虎儿，耕地！（欲走）

王 九：站住！你话里还有话咧！我们叔太爷难道不是好意么？他老人家是这个地方有名的“善人”，谁人不知，哪

个不晓？他一生积福积德，做过多少善事！到处修桥补路，年年施粥施茶，连三岁的小伢都没有得罪过。老五，人无心不发，树无根不发；难怪你一家人这穷的！你说活要凭良心，图发达啊！再说，我叔太爷那么多的好田好地，未必就缺了你这八分地的“膘”！老实说，你这块地，作兴送得我们叔太爷，他还不得要咧！

虎儿：他不要，叫你来做什么事的？

王九：做什么事的！（掏出斧头）老子我要砍你的树！

王老五：你凭什么砍我的树？

王九：凭什么？你们的树枝子、树叶长过了界，遮了我叔太爷地里的阴！你们树根穿坏了我们叔太爷的田，减了我们的收成！还冲断了我们的地气，切断了我们的龙脉！

虎儿妈：九先生，你看我们这一家四口靠这八分地哪里够糊口？这三棵桃树也是我们的命根子。哪怕桃子结满了树，可怜我的虎儿、小兰动都不敢动它一下，尝都不忍尝它一口。九先生，你高抬贵手……

〔虎儿妈欲下跪乞求，王老五愤怒地一把拉住她。〕

王老五：求他干什么？！他今天敢动我的桃树，我就和他拚了！

王九：嘿嘿，你还望到我抖起狠来了咧！老子今天非砍不可！

王老五：住手！（唱）

这桃树不许你乱动，
我今天不怕你再耍威风！
你二叔从前当保长，
把日本鬼子当祖宗。

小日本早已投降把手拱，
这天下刚回到中国人手中。
你们这些汉奸走狗罪孽深重，
你死到临头休想再逞凶！（一把抓住王九）

王 九：你放不放手？

王老五：我们去找大家评评道理！

王 九：道理？——（把斧头一扬）这就是道理！（使劲把王老五一推）去你妈的！

〔小兰见爷爷和别人闹起来，吓得蜷缩在妈妈身边。虎儿妈深怕事情闹大了，从中劝解。〕

虎儿妈：爹……

小 兰：爷爷……

〔王九举斧砍树。虎儿去拖王九的脚。王九又将虎儿踢倒。〕

王老五去夺斧，王九一斧头砍伤王老五，王老五惨叫一声倒地。

虎儿妈：（惊呼）爹！

小 兰：爷爷……

虎 儿：王九杀人啦，王九杀人啦……

〔么婆、大刚及农民群众纷纷上。〕

群 众：什么事？什么事？

虎儿妈：爹他……

大 刚：王九，这是你做的事吧？

王 九：是我，么样？

大 刚：么样？你还在仗势欺人！老子今天要让你尝尝厉害！

（摩拳擦掌，欲动手）

王 九：（外强中干，虚张声势）你敢，你敢……

〔二人正要冲突，二保了和王龙翔出现在田埂上。〕

保 丁：住子！

王龙翔：出了什么事？（向大刚，极有分量地）有话可以好好说，为什么要行野蛮啦？

大 刚：我野蛮？你看！

王老五：哎哟……

王龙翔：啊！老五……你怎样了？这是……

大 刚：这是你们侄少爷干的好事！

王龙翔：九仔，你怎么……？

王 九：叔太爷，不是我……

王 刚：还说不是你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

王 九：这……（急将斧头插入腰间）

王龙翔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（示意王九说话）

王 九：回叔太爷的话，刚才是侄儿我无事闲游，来到老五的地头间，见他一家三代是拉的拉，拖的拖。这天干地硬，一张犁在地里就象是钉了钉子生了根。他们一家人累得汗流气喘，东倒西歪。一时引动了我一片恻隐之心，是我说：老五啊，何苦呢？你们一年忙到头，白汗累成黑汗，也还是落个衣不遮身，食不糊口，依我之见，倒不如把这块地卖了它，换几个钱做点生意……

么 婆：种田的人不种田，卖了田去做生意，那才是睡倒不烧爬起来烧咧！——这是你出的好主意！

大 刚：哼！

王龙翔：（向王九）你既是好心关照别人，又怎么搞出这些名堂来了呢？

王 九：我……

么 婆：（打断王九的话）他说了半天，也让人家说两句。大全